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十四至

二百六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吳壽昌

謄錄監生臣陳壇

謄錄貢生臣吳壽康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十四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三年八月戊午朔宣徽南院使靜難軍留後判延  
州郭逵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令再任先是夏人以  
親軍夾河壯騎侵順安綏平黑水等寨諸將請擊之逵  
曰賊遠來利在速戰其鋒未可當令毋得輕出謀告曰

賊糧欲盡矣達稍出兵應之已而綏德城告急曰賊益兵大至定仙山煙火皆滿達曰賊師其遁諸將皆疑達曰鷺鳥之擊必匿其形兵果來豈示人以衆此張虛聲惟庸將乃疑耳終不大出兵賊侵漢地築城鄆暴掠尤甚達曰可矣乃使李安李顥出綏德彭達出順安燕達出綏平賈翊出安塞檄宥州及使人諭賊曰夏國違誓詔侵城漢地其罪甚大若能悔過悉聽汝還或不從誅無噍類既而賊棄順安走縱之拒官軍者諸將合攻之

斬首數百餘皆棄城遁去

八月十四日辛未郭逵事當參考案郭逵傳叙次與此

小異於是上與執政議欲令逵再任王安石曰但當移鎮

曾公亮曰移鎮必不樂不如且已上曰蔡挺已嘗轉官  
逵如何且已公亮言程戡例安石曰節度使豈可輕授  
人知陛下吝惜名器逵亦必絕望程戡例固難用於今  
日上曰節度使誠可惜既又與樞密院議之文彥博議  
與曾公亮同彥博曰唐時藩鎮從尚書轉尚書云軍中  
但聞尚書轉僕射武臣與文臣不同文臣不計官職但

知報國武臣不免計較官職安石曰唐時藩鎮與今日  
事勢不同太祖使將帥平江南尚只賜錢今達何功便  
敢望節鉞彥博曰太祖時事與今日又不同上曰郭達  
不至如此若果如此尤當節限不可妄與官職唐藩鎮  
與今日事勢不同令移鎮再任厚加錫賜可也 兵部  
員外郎直昭文館傳堯俞權發遣鹽鐵副使先是三司  
副使闕執政擬用堯俞上曰堯俞苟且比上殿乃言諸  
路轉運使太急州縣不得自如宜稍令寬曾公亮曰比

多舉此人作言事官者王安石曰堯俞正是合流俗養  
譽之人不可令作言事官但今資序可為省副者更無  
人所以姑用之公亮謂堯俞當正除安石欲令權僉以  
為當正除是日韓縝超除待制安石因不果爭退乃密  
啟上謂堯俞但當權發遣亦不當權上從安石奏令權  
發遣公亮固爭上乃令權既而批付中書曰昨嘗諭卿  
等以堯俞性緩趨向因循宜別擇人後以中外難得人  
材遂不克改今再詳堯俞資序甚淺先朝自知諫院擢

為御史知雜實不曾受命尋出補外官丁憂服除到闕  
未久今茲超越倫輩擢置要職恐無以鼓動務切實之  
流而因循者得以僥倖今既命之慮難以奪可止權發  
遣安石惡堯俞不附已故專以資序抑之時敕已付閣  
門復亟改命 權慶州東路巡檢內殿承制姚兕遷四  
官北路都巡檢供備庫副使林廣柔遠寨蕃部巡檢內  
殿崇班趙餘慶各遷三官環慶路都監文思副使安成  
慶州大順城界蕃部巡檢內殿崇班趙餘德各遷兩官



餘各遷一官兕等以西賊入寇進戰有功故賞之兕五

原人廣萊州人也

舊紀於戊午日書夏人寇慶州巡檢姚兕等敗之新紀書是月慶州巡檢

姚兕敗夏人於荔原堡鈴轄郭慶都監高敏死之慶敏事在是月廿四日辛巳先是環慶鈴轄

李信與賊戰荔原堡北不利廣將兵深入破十二盤等

四寨喀托克印州堡攻白豹金湯城皆先登夜過洛河有

賊來襲廣揚聲令軍中選弩數百列岸側待賊實卷甲

疾行賊聞疑不敢度廣以兵護走馬承受中使行邊至

懷安鎮還將及烏雞川遽率衆由間道蔽山而行道遇

屬羗以路險遠告廣不聽賊果伏兵烏雞川及聞廣已  
由他道還遂引去而屬羗來告者亦賊謀也賊既不得  
廣乃益兵攻柔遠初柔遠外城處屬羗賊攻外城急廣  
夜納其老幼保內城諸將以為屬羗反覆虞有他變廣  
曰屬羗久為藩翰急時棄之後不為我用賊初圍城廣  
預戒守者有變不得輕動已而火起積薪中城守寂然  
賊計不得行翌日賊置馬平川大持攻具來衆洵懼廣  
被甲引兵開他門示將出奪其馬賊去城救馬廣復入

遂得益修守備因募屬寇敢死者夜出潛攻賊營賊數

不利引去

王安石日錄七月二十一日與審院進呈慶州得首級官員上差定其賞甚精悉又言林

廣先設計謀故優與遷轉御集三年八月五日下午環慶經略司奏林廣先設計謀會合兵馬殺退西賊畫到圖子一面書貼逐人與賊鬪敵去處以聞上批見勘李信等可趣令結案昨得功將官安成并將校不知推恩指揮曾與未曾降下按實錄廣廣遷三官安成遷兩官在八月二日矣御批蓋問此也廣先設計謀不知何等據廣本傳附見更須考詳四年六月十一日宣司言賊圍柔遠寨廣與李克忠開城納蕃兵併力攻守廣賜銀三百

兩

上批涇原等路謀報西賊結集舉國人馬七十以下

十五以上取八月半入寇綏州及分兵犯甘谷城已差

韓縝為本路經略使可免謝辭令上殿訖速赴本任王  
安石嘗言陝西諸帥稍探得西人欲作過即勾下番兵  
馬宜約束勿使然慶厯中西事所陷沒不過十萬人計  
天下一歲饑饉疾疫所死何翅十萬人於天下未覺有  
損也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窮者緣妄費糧餉耳此最方  
今所當戒於是安石奏曰西人豈無鄰敵如何七十以  
下十五以上盡來而不憂鄰敵窺奪其國若果耳則是  
西人無謀亦不足畏苻堅舉國南伐故為東晉所敗東

晉非能敗苻堅以苻堅毆率舉國之人既不樂行則自潰而敗故也以臣料之此或是西人張虛聲使我邊師聚兵費糧草糧草費則陝西困陝西困則無以待西賊而使我受其實弊也上又論及西事以為城寨或為西人大兵所破則不便所以邊臣不免聚兵安石曰未有事聚兵坐困糧食則有事無以待敵且陝西所以困者以輕費糧草故也今不聚兵則省糧草假令西賊以大兵犯城寨我堅壁以待之彼悉力攻小城寨小城寨被

破於彼未為得利而於我苟能大省糧草則猶不為失計而況城寨又未必破壞乎兵法以為愛民可煩精潔可辱今惜破小城寨則是可辱也惜一小城寨而常聚兵費糧草坐困陝西則是可煩也上說

此段乃七月十五日所錄朱本

并附此今從之

上又言今兵無紀律有紀律則足以勝敵矣安

石曰紀律所以自治算數所以勝敵故兵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況於無算乎今非但無紀律尤患無算數於是上稱廊延走馬歐育曉事言欲西人和則不須先自

屈比者作過即先於問西人牒中說必是緣邊首領所  
為如此語當待西人自言安石曰誠當如此然今朝廷  
事未能初終皆舉若稍示西人以彊而西人未肯退聽  
則朝廷何以待之若交兵則今日勢所未能若不交兵  
則如何可已先示彊而後更摧屈則尤為非便度時事  
之宜故姑務柔之柔之未為失計也上論攻守之計衆  
以為兵須委將帥難從中制安石曰兵雖不可中御然  
邊事大計亦須朝廷先自定也

此段乃七月二十五日  
所錄朱本并附此今從

之

罷看詳銀臺司文字所熙寧二年八月置今罷之  
已未京西同巡轄斗門太常博士侯叔獻著作佐郎楊  
汲並權都水監丞專提舉汴汭淤溉民田先是或言祥  
符中年之民以淤田故大被水患上問王安石安石謂  
初不聞此上乃遣內侍往視還言民甚便淤田而水患  
蓋無有且言汲等皆盡力上復以語安石安石曰今歲  
功緒未就都水不協心故也且言來歲興作之方因命  
汲等並兼都水

此據司馬日記并王安石日錄增修二年閏十一月戊申十二月乙酉三年正



月辛亥丙辰可參照又四年五月乙未河渠志第三卷  
三年三月上謂王安石韓絳曰淤田不叶力者卿知其  
故乎安石曰不知上曰都水所以沮壞者以侵其職事  
爾安石曰若都水無意沮事則固不當侵其職也必欲  
任屬當以楊汲為都水監然汲未經試用陛下能使臺  
諫無議論否上曰用新法權理資序有何不可汲豈不  
愈於王荀龍安石曰若用汲使為之屬亦不能獨濟蓋  
每事稟於沈立張鞏汲何能辦集別為一司則畏其沮  
壞七月上曰有言淤田侵民田稼屋宇甚多安石曰不  
聞有此有即宜聞之上乃令馮宗道往視明日上稱宗  
道所奏以為說者妄也八月以侯叔獻  
楊汲並權都水監丞提舉汧汭淤田

閱環州弓箭

手都虞候胡士元等騎射補士元三班借職以次補殿

侍者九人

庚申分命輔臣祈雨 增置司農寺丞一員與主簿通

為二員從同判寺呂惠卿請也尋詔寺丞月添支錢十

五千主簿京朝官十二千選人十千無廨舍者月給宅

錢五千

添支并給宅錢在八月癸未今并附此

上批陝西秋旱又緣邊見

屯軍糧草宜早為計遂詔陝西轉運司具四路見在糧  
草及約所支月日數目聞奏

辛酉光祿卿苗振責授復州團練副使前明州司理參  
軍辛肅特勒停國子博士裴士堯依衝替人例振坐前

知明州不法及故入士堯罪而肅以阿隨故也初士堯知奉化縣振所為不法事下縣士堯皆格不行振怒械繫士堯於獄且文致其贓罪案上士堯勒停經恩未得叙用已而士堯擊登聞鼓自訴至是重罪皆得雪獨有帶沽耗酒私罪徒一年貸所監臨坐贓論笞二十會赦故有是命於是嘗簽書士堯獄事者雖去官皆罰銅二十斤通判丁諲降遠小處差遣又明州胥吏十人挾振恣橫號十大卿者內七人特編管初上欲止降丁諲曰

通判與知州體敵不能救正所以當深責王安石曰方  
今官小者大抵莫肯任責以救正其長若示不足責則  
愈不知懼乃并罰之

壬戌上批付樞密院鄜延路奏昨攻討綏州側近西賊  
堡寨有功將校可早處分今戎事未息邊吏賞罰宜速  
仍關中書當給敕告者限當日給之

癸亥著作佐郎同管勾淮南常平事林旦為太子中允  
權監察御史裏行旦希弟也

旦與范育並命育已  
見七月二十五日

屯

田郎中權淮南轉運副使孫珪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權

開封府判官劉瑾兩易其任初珪受命奏事上不以為

然故用瑾

孫珪所奏何為當考疑遣劉瑾乃王安石先為李定地也當考

屯田員外

郎提舉河北常平等事王廣廉兼權發遣本路同提點

刑獄 詔直舍人院呂大防監司天監官詳定今年八

月進行朔望有無差謬先是崇天厯以八月戊午為朔

而望在十七日司天中官正周琮撰明天厯則以己未

為朔而望在十六日琮言古今注厯望未有在十七日

者崇天曆官舒易簡等言乾興元年曆七月注十三日望則今注十七日望不為非朝廷從易簡等說而琮爭不已故命大防詳定既而大防言易簡等所指乾興曆注十三日望乃私曆之誤已自屈伏然據諸家曆議雖有十七日為望之法但頒曆即無注十七日為望者自天聖三年後三望在十七日皆注十六日為望盡十七日晨度已前定望猶屬十六日夜故也今年八月朔於崇天曆本經不當進但於十六日注望可矣詔如大防

議詔江淮發運湖北運司體量殿中丞直史館蘇軾  
居喪服除往復賈販及令天章閣待制李師中供枿照  
驗見軾妄冒差借兵卒事實以聞侍御史知雜事謝景  
溫劾奏故也景溫與王安石連姻安石實使之窮治卒  
無所得軾不敢自明久之乞補外上批出與知州差遣  
中書不可擬令通判潁州上又批出改通判杭州  
軾通判杭  
州不得其時墓誌云知雜御史誣奏公過失公未嘗以  
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然軾自此留京師幾  
一歲明年夏末秋初乃出都由陳州赴杭州按軾有與  
其弟書云六月除杭州倅乃明年事今因謝景溫劾奏

遂附見景溫劾已附注三月丁酉軾例當作州亦見  
彼注案軾本傳云王安石惡其議論異已遂以判官  
告院當即此事也

甲子大理寺丞董京為內殿崇班韓琦言京嘗為南宮  
縣令捕賊有功至是因磨勘特換右職手詔今日升  
贊引呈所教排手觀其進退輕便不畏矢石誠為利器  
可令殿前馬軍司於出軍諸軍步人指揮內擇槍手伉  
健者百人依贊法教閱藝精與免本指揮差役仍留廣  
捷排手二人為教頭

此段或可削



乙丑司馬光對垂拱殿乞知許州或西京留司御史臺  
國子監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  
曰臣舊職且不能供况當進用上曰何故光曰臣必不  
敢留上沉吟久之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  
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蘇  
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  
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毀之  
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上曰

安石與公著如膠漆及其有罪不敢隱乃安石之至公也上又曰青苗已有顯效光曰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以為是爾上又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藁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瓷器光曰凡責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為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

乃欲用為臺官鮮于侁者閬中人嘗為蔡河撥發熙寧  
初應詔言十六事皆人君謹始者上愛其文出示御史  
中丞滕甫曰此文不減王陶

丙寅以久旱御崇政殿踈決繫囚雜犯死罪以下第降  
一等杖笞釋之 詔聞長安同華等州秋旱特甚已有  
流民往京西路就食其令陝西京西轉運司速體量賑  
卹仍出常平倉粟減價以利貧民於是王安石進曰歲  
饑則移民就穀今令關西人入京西就穀乃甚利也

大理寺言潯州羈縻州巡檢供奉官苗承祐不覺獠賊入界劫略漢民會德音當罰銅六斤上批職為捕盜致賊肆行劫略不即擒捕又奉朝旨猶敢怠慢不出討賊可特勒停

庚午召輔臣觀穀于後苑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張揆為戶部侍郎致仕御史知雜事謝景溫劾揆年老不退因以警曾公亮云上批聞衛州極旱其令轉運司賑卹仍蠲租稅

辛未兩浙轉運使太常少卿賈昌衡同提點刑獄南作坊使李惟寶前轉運使光祿卿侯瑾並降一官昌衡仍降副使餘各降一等差遣坐不按劾祖無擇苗振又考振課績入中等故也先是四月夏人遣兵二萬侵綏

德城築八堡近者四里郭遠曰彼氣方銳不可與戰又

不可止但聽使為之俟其去而平之賊既成堡各留三

二百人戍之五月達遣其將燕達等攻其二大堡一日

克之餘堡人皆逃去

敵築八堡當考八月戊午朔所書

時賊又築堡於

慶州荔原堡北曰納轄在境外二十餘里及聞延州堡敗亦止不築申牙頭求罷而兵留境上蕃部巡檢李宗諒地近敵堡害其佃作乃帥衆千餘人與賊戰于納轄李復圭使鈐轄李信等助之信按兵堡中不出宗諒戰不利還趨堡信閉門執劒拒之曰經略命敢入堡者斬宗諒還戰皆沒復圭責信等觀望信等懼丁未引兵三千往十二盤擊賊十二盤亦在境外非漢地也信等先射賊敵曰我與宗諒有仇不與汝宗兵戰信曰宗諒亦

我熟戶也復射之敵曰汝直欲戰也乃縱兩翼圍之且令曰殺兵勿殺將又開圍一角使信等得逃去朝廷聞之命復圭酬賽復圭使其將梁從吉等別破金湯白豹蘭浪萌門和市等寨賜復圭詔獎諭七月壬寅復圭又使其將李克忠襲金湯賊伏兵衝之斷而為二克忠東

出延州以餘衆還是月壬申賊遂舉國入寇

李復圭附傳云夏人

十萬築壘于其境不犯漢地復圭徵幸邊功遣鈴轄李信等三千人自荔原堡夜出襲擊不利歸罪斬信等人以為冤別破金湯白豹蘭浪萌門和市秉常舉國入寇叱榆林去城四十里九日而退知雜御史謝景溫劾復

主擅興致寇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此元祐本也又云  
夏人以兵十萬距境上築壘而復圭遣鈴轄李信等三  
千人自荔原堡約時襲擊信等逗遛違師期取敗朝廷  
即慶州置獄劾信斬之復遣偏將梁從吉等別破金湯  
白豹蘭浪萌門和市等寨手詔褒賞未幾秉常舉國入  
寇圍大順城屯騎抵榆林去州四十里陝右大警積九  
日賊乃解圍遁去知雜御史謝景溫劾復圭擅興致寇  
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此紹聖本也王安石專主復圭  
故紹聖史官輒改元祐本然元祐本亦自不詳今用司  
馬光日記刪修范鎮作復圭墓銘亦為復圭緣飾今不  
取復圭在環慶喜生事時慶州荔原堡納西夏降酋且  
侵耕其地夏人因此大舉五月丁未趨納幹堡築城衆  
號十萬又築城於十二盤蕃兵與戰不利復圭遣鈴轄  
李信監押种詠都巡檢劉甫都監郭貴等以兵三千出  
戰大敗歸走又遣都巡檢林廣等分兵出境破賊城寨  
夏人怨怒至八月舉國犯大順城復圭每奏出兵朝廷



輒戒以非賊犯邊及築堡侵漢界毋得深入邀利復圭  
不遵行十二盤所築城在賊境非漢界也此元祐本所  
書初復圭在環慶喜生事時慶州荔原堡招納西夏降  
酋且侵耕其地夏人因此大舉五月丁未趨納幹堡築  
城衆號十萬蕃部巡檢李宗亮領兵與戰不利又築城  
於十二盤復圭乃遣鈴轄李信監押种詠都巡檢劉甫  
都監郭貴等以兵三千出戰大敗歸走又遣都巡檢林  
廣等分兵出境破賊城寨夏人怨怒至八月舉國犯大  
順城一路遂警方環慶路謀知西人欲修納幹堡朝廷  
止令復圭先以理道攔納如西人拒捍即與捉殺不得  
貪爭小利及納幹兵敗上頗罪復圭處事輕脫至出兵  
戰十二盤手詔又戒以非賊犯邊及築堡侵漢界地即  
毋得出兵候將來畢工羗賊兵解別聽旨而十二盤所  
築城乃非漢界復圭不聽命故致然此紹聖本所書今  
參取刪修大抵以司馬光日記為正實錄兩本並稱林  
廣等破賊城寨日記又稱德明之子襲和市今從紹聖

四年六月十一日并七月二十八日又有克忠事案

宋史本紀及李復圭傳載此事俱據元祐本編輯而李信等之觀望致敗則畧而不書蓋欲歸獄于復圭故耳續綱目載復圭既斬信等復出兵追夏人先是上與王殺其老幼二百與此小異不知何所本也

安石稱王韶不可得有建功名之意安石為上言韶誠不可得欲結連一帶生羗又能輕身入裕囉格勒帳中可謂有智勇今其所擘畫決知無後害惟須及早應副上曰今相度得事已審安石曰朝廷措置事誠要審然亦要敏速乃不失事機如王韶所擘畫本路早從之則無

托碩董裕之變及有變若早募獲首惡亦必已定疊兩  
事皆失於不敏速遂至今未了又言韶欲於古渭置市  
易非特一利而已使蕃部得與官司交關不患邊人逋  
欠既足以懷來蕃部又可收其贏以佐軍費古渭固宜  
聚兵但患財穀不足若收市易之贏更墾闢荒土即將  
來古渭可以聚兵決矣上曰市易耕田與招納乃是一  
事爾安石曰誠如此臣聞元贊說并滔河一帶為夏國  
所有則絕買馬之路此又不可不招懷也上曰誠有此

安石曰秦州常患地闊遠難管攝若得古渭蕃盛因建軍令救應側近城寨分秦州憂責接引湟河一帶蕃部極為長利如王韶者令領古渭軍事亦無害也臣聞元贇說青唐族有七八萬人就令不及七八萬人固當有三四萬人朝廷取綏州所費極多然所利無幾今若得青唐建以為軍其首領便與一諸司使副名目令為軍使亦未為過何則秦州若得青唐要領建以為軍使漢官輔之又建古渭以為軍即秦州形勢遂長足以抗西

賊一諸司使副何人不為而乃惜之乎此事非陛下特  
達主張則邊帥度朝廷自來不能如此行事必不敢議  
及若使樞密院同議亦必以未曾有此體例沮詰惟陛  
下特達主張然後此事可必成無疑也向王韶奏狀言  
一歲不過費二三千貫錢者此是欲朝廷肯聽從所以  
不敢大作擘畫陛下須恢張此輩意氣令盡理經畫勿  
拘守自來體例漢高祖封沛令使乘輪馳騁由此諸城  
皆向風慕利而降今厚撫初附則諸羗欣慕爭來投漢

然後可以收其酋領明示約束使異日為用不然則徒

費料錢不免與西人交通臨時不為用實無補也

此段並據

八月十三日日錄朱本乃於十月己卯附見非也今改之蒯通說武信君封范陽令非漢高祖封沛令也安石

誤記今姑仍其舊

於是上令安石作書諭韶具曰事當申經略

司者但令奏來安石因言韓縝雖粗有材氣然非欲建立功名者陛下與一待制已滿懷內迫大臣論議外又困於衆人語言又本無立功名志氣兼見縝所辟人已草草要恐未能副陛下任使陛下常須驅策令向前乃

可今陛下主張王韶議者必以為因此更令人轉嫉韶  
適所以害之此大不然漢祖令陳平護軍平無行受金  
諸將不服高祖令盡護諸將乃不敢言人主須彈壓得  
衆定乃可立事陛下用手詔戒飭縝輩然不如痛行遣  
李師中使知警懼則陛下不言人自奔走以承聖旨如  
其不能即雖手詔亦未免壞廢也譬如天以陽氣興起  
萬物不須物物澆灌但以一氣運之而已陛下剛健之  
德長則天下不命而自隨若陛下不能長剛德則流俗

羣黨日強陛下權勢日削以日削之權勢欲勝日強之羣黨必不能也

此段見十五日日錄今因之附十四日辛未後

壬申王安石獨對上謂安石曰司馬光甚怨卿安石請其故上曰光前日上殿乞出言謝景溫言蘇軾必及舉主若朝廷責范鎮臣亦住不得蘇軾剛正謝景溫全是卿羽翼安石曰臣每稱景溫平直者但見韓琦用事朝廷士大夫號為有名者亦皆屈意交琦妻弟崔公孺公孺至常人而爭為延譽韓琦見有名者皆為公孺延譽



便謂公孺有識可信而士大夫因此憑託公孺進取獨  
景溫不肯為公孺少屈臣以此稱之及吳充為京西轉  
運使遇公孺如常人不加禮上因問吳充可為兩府否  
安石曰充乃臣親家上曰不須避此安石曰若以人望  
言即吳充亦合為兩府今兩制如孫永韓維最為可者  
然其志未嘗欲助興至理也上曰充比維輩却曉吏事  
又曰兩府闕人多須更得數人安石曰陛下曾說蔡挺  
亦必可用惟有材之人敢作姦即最難測陛下但深考

道理明用典刑則人雖有材而欲為姦者亦不敢萌姦心如司馬光輩又安能惑陛下也

癸酉權三司使吳充言三路屯聚士馬費用不貲河北緣邊歲於樵貨務給緡三二百萬以共使糴非次應副不在其數陝西近年出左藏庫及內帑錢銀紬絹數百萬計河東歲支上京鈔不少當無事之時常苦不足乞自明年歲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委發運司於東南六路變易輕貨二百萬緡五年外漕米如舊所得無慮緡

錢千萬轉致三路封樁寬為期限與民變轉見錢兼令  
商人入粟優給物貨委提點刑獄司主管仍以三司封  
樁平糴備邊錢斛為目三司歲遣官三兩員點檢催促  
詔三司度可否三司請如充議從之仍詔止撥往河東  
陝西更便州軍樁管依常平新法量穀貴賤糴糶先是  
充奏至王安石以為錢當付之常平常平新法本所以  
權邊糴待緩急也曾公亮以為不然上令付常平如安  
石議公亮曰二百萬石恐太多不如止百萬石可也安

石曰今必欲變二百萬石米則米必斗賤必欲置二百萬貫輕貨則貨必斗貴矣上曰止令客舟運米抵京師即京師糴錢為便安石曰臣本議亦及此然京師一歲欲糴二百萬石米即恐米復賤兼數太多即難糴恐亦須令發運司度諸路有米貴處折錢或變為輕貨乃便也

甲戌詔莊宅副使程昉以修御河有勞遷一官餘第賞之仍命同提點河北刑獄王廣廉相度漳河等水利以

聞

司馬光日記云帶御械程昉遷七資賞開御河之勞也先是永濟河自武城東趣永靜軍後為黃河所截

北趣長蘆泊前歲又為黃河所闕會地震李村口決北趣五千渠至是黃河東行昉復開之復循黃河故道趣永靜軍河渠志漳河本西山水由磁洺州南入翼州新河鎮與葫蘆河合流其後變徙入于大河熙寧三年八月詔程昉王廣廉相視四年二月開修役兵一萬人長一百六十里五年斷工管勾官程昉李宜之知洺州黃秉推恩有差先是上論財用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大發夫開治徙東徙西何利之有王安石曰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西為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苟為或東或西利害一也則禹何為乎濬川何為乎盡力溝洫勞力先王所重然以佚道使民雖勞不可不勉後卒開之民以為利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役兵萬人已增入上論財用等語自先是

至不可不勉四年五月十一日劉摯楊繪云云

詔差汭界河寨鋪卒轉送公

用及私物者以違制私罪論從知雄州張利一請也

權河北監牧使周革言本朝建黎陽為通利軍調度賦役與古不殊而戶口比古纔十分之一民困於力役為甚乞廢軍為縣還屬衛州從之

舊紀於月末書廢通利軍新紀不書於是

上謂執政曰河北大抵立州縣太多王安石因論秦小邑并大城卒以致彊及唐築三受降城事且曰今市人公人不願併合併合即多進狀朝廷又多從之已併復

析者非一小人狃見如此所以每併一縣輒言不便凡  
言不便多是近縣解有資產豪宗及公人而已朝廷若  
能察此則河北州縣可併處甚多也上問唐河北州縣  
安石曰唐時或是藩鎮欲張虛名縱唐州縣亦不足問  
但計方今利害何如爾

陳瓘輕北重南  
之論當附此

乙亥詔殿前馬步軍司大辟囚並如開封府法送糾察  
司錄問上批河北緣邊安撫都監王光祖面奏昨巡歷  
至廣信安肅軍聞散青苗錢官吏多不聽民自相團保

乃令上戶均保下等貧民亦有直以一村約度人數自配給者可更廣察訪施行遂下河北緣邊安撫司體量後安撫司言二軍並取民情願在外結成保甲赴縣未嘗抑勒亦無以逐村計口支散者詔光祖具析以聞已而特放罪光祖珪子也

丙子提舉陝西常平等事蘇涓等言廊延秦鳳涇原環慶等四路並邊州軍常闕軍食不免支移內地民賦百姓苦於陸運今欲自河洛運入廊延路至延州自渭運



入秦鳳路至秦州自涇運入涇原環慶路至渭慶州又  
四路中綏德城尤遠亦可自河入無定河運至綏德城  
詔前知華陰縣甯麟前鳳翔府普潤縣令梁仲堪乘驛  
行視以聞先是上問陝西糧草何以為計王安石曰陝  
西陸地無可漕惟厚與價使民競入中以供軍糧爾上  
因問相度河涇及無定河漕如何王安石言未見奏至  
上曰亦恐或可為也安石曰向甯麟言見衢州山溪行  
舟恐陝西或有類此者臣言瞿唐峽習水者或可用於

陝西令麟相度或欲得衢州及峽路習水者即具以聞  
上言黃河無石磧與山水不同如何安石曰瞿唐峽方  
暴漲時非復有石磧之患但水湍急難上下須習彼水  
者乃能行恐黃河上流及無定河亦如此因白上促麟  
等相度其後仲堪等奏至中書戶房言本處山河峻急  
石磧險惡恐難以通漕乞罷前議從之

卒罷水運據朱  
本今新本削去

恐失事實故復存之但  
移見催麟等相度後

是日上又問東南民力如何

安石言其窘急上以為生齒多故也又問東南地荒闕

如何安石言荆湖淮南固有地不闢兼陂塘失修治或  
修治不完固或溝洫圩垸廢壞州縣吏失提轄此地利  
所以未盡也養民在六府六府以水土為終始治水土  
誠不可緩也 詔御史臺定奪李定合與不合追服所

生母喪定既分析上遂欲除定官如何曾公亮不可定

未嘗追服當令禮官定奪王安石曰禮官陳薦今為長

豈可使禮官定奪乃送御史臺

實錄八月丙子乃送御史臺定奪司馬光日記

於七月己酉載之恐誤也

右諫議大夫燕達卒

戊寅司勳郎中權戶部副使張景憲為遼主生辰使供

備庫副使劉昌祚副之主客郎中戶部判官李立之為

正旦使內殿承制劉鎮副之天章閣待制孫永為遼母

生辰使供備庫使楊宗禮副之度支員外郎直舍人院

呂大防為正旦使供備庫副使張述副之既而呂大防

辭行改命祠部郎中開封府判官趙瞻

瞻十二月四日又以府判除知

鄧州豈瞻亦辭行乎不知又以何人代瞻

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條其一

曰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比前代殊多自古殺人者死以

殺止殺也不當曲減定法以啟凶人僥倖之心自來奏請貸死之例頗有未盡理者致失天下之平至如強劫盜並有死法其間情狀輕重有絕相遠者使一例抵死良亦可哀若據為從情輕之人特議貸命別立刑等如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害自餘凶盜殺之無赦禁軍非在邊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寬首限以活壯夫之命收其勇力之效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便致杖脊衆所醜棄為終身之辱愚頑之

民雖坐此刑其創不過累旬而平則已忘其痛楚又且無愧耻之心是不足以懲其惡也若令徒流罪情理非巨蠹者復古居作之法如遇赦降止可第減月日使良民則免毀傷肌膚但苦使之歲滿得為全人則可以回心自新頑民則囚之徒官經歷年歲不能侵擾善良如此則俗有耻格之期官有給使之利三刺配之法大抵二百餘件愚民罕能知畏使其骨肉離散而道路死亡者甚衆防送之卒勞費尤苦其間情理輕者亦可復古

徒流之坐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諸配軍  
並減就本處或與近地凶頑之徒自從舊法編管之人  
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不得髡鉗四令州縣考察  
士民有能孝悌力田為衆所知者委鄉里耆老與令佐  
保明州給付身帖如遇有過犯杖已下情輕可恕者特  
議贖罰如再犯復行科決五奏聽敕裁條目繁多致淹  
留刑禁亦合刪定詔付編勅所詳議立法初刪定編管  
官曾布上肉刑議曰臣聞先王之制刑罰未嘗不本於

仁然而有斷支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得已也蓋人之有罪金贖不足以懲者故不得已而加之墨墨之所不可懲故至於為劓為剕為宮乃至乎為大辟猶以為未盡也則有被之鞭扑為已輕宥之五刑為已重於是乎有流宥之法此先王所以制刑之叙也自唐虞三代歷數百千年其治亂盛衰而世重世輕則有之矣然而未之有改也戰國及秦務為慘覈然後有參夷之誅烹鑿之酷漢興與民休息約法三章而傷人者刑猶莫之



廢至文帝遂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外有輕刑之名而死者蓋愈多矣後世因之定為律令大辟之次遂處以流刑以代墨劓剕宮之法此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重輕之差蓋律之所謂流方古之五流蓋已輕矣古者井天下之地夫受之田畝宮室宗族墳墓鄉田同井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故人人有安土重遷之意及流之遠方則不受之田畝不給之賙餼徒隸困辱以至終身其距於死無幾也近世之民離鄉輕家東西南北

轉徙而之四方固不以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乃欲以懲創罪隣於死之人蓋已踈矣況今又行折杖之法則流徙杖笞等之為古鞭扑之刑耳夫死刑重生刑輕故犯法者多而鞭扑之不能禁止者不幸皆寘之於死以刑為不忍而不免於殺之是欲輕之而反重也揚子曰肉刑之刑刑也惟相時之宜而增損之則輕重有倫而不失古之所以制刑之意矣蓋治世刑重亂世刑輕故五刑之屬三千而周官大辟之罰五百至穆王度

時作刑而大辟之屬二百而已今大辟之目至多稍取其間情可貸者處之以宮剝之刑則人之獲生者甚衆若軍人逃亡應斬賊盜贓滿應絞刖其足犯良人於法應死而情輕者處宮刑之類至於劓墨則刺配之法稍已近之降此而後處以流徒杖笞之罪則制刑之等略備矣夫死刑之次莫重於宮今刑無罪之童幼以備閹寺之職惟其習熟聞見故天下莫以為非誠取於法應死之人刑而生之苟以為不可甚矣其惑且妄也世之

議者必以謂肉刑之廢其由來久矣今教化未行風俗未成而欲復古之刑仁者之所不為也此殆不然夫刑期于無刑辟以止辟古之所以制世者無以易此又況乎推先王之法順當時之變明刑罰之叙而以生易死以重即輕其為仁也孰甚焉至乎教化行風俗成而人猶有犯禮義奸文網者則刑之將不止於此矣臣以謂宜於死刑下增剕宮二刑以代死罪之情輕者裁定剕配之法以倣古人劓墨其次乃處流罪於理為當於是

上問執政曰布所言肉刑可即行否安石曰理誠如此  
即行亦無害但務斟酌所當施肉刑者如禁軍逃走未  
曾結構為非又非在征戰處諸合斬者刖足可矣馮京  
以為壞軍法安石曰前代軍法但行於征伐時若罷兵  
即解約束律在軍所與平時法自不同也上曰如盜賊  
可用肉刑更無疑斬趾亦是近世法京言唐太宗亦終  
不用安石曰太宗雖用加役流代斬趾然流終亦不可  
獨行故唐已有決杖配流之法蓋當時自有別敕施行

不專用律若專用律則死罪外即用流法無以禁姦決

不可行也

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曾布言近言刑統刑名義理多所未安乞加判定朝旨令臣看詳今

條析刑統疏義繁長鄙俚及今所不行可以刪除外所駁疏義乖謬舛錯凡百事為三卷上之詔布看詳刑統

如有未便續具條析以聞元祐實錄四年二月五日庚申有此朱史削去王安石日錄四年二月五日乃有上

問曾布所論肉刑可行否朱史却附見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戊寅不知孰是當考今姑從朱史并布肉刑論就

此書之仍附駁律錯謬事布始為編敕刪定官即言立法必本於律

律所未安不加刊正而獨欲整齊一時號令是舍其本

而治其末也因乞先刊正律文詔布條析具上布言律

疏義繁長鄙俚及今所不行可刪除外凡駁其舛錯乖

謬百事為三卷上之詔布如有未便續條析以聞

司馬光云

布素為王安石所厚使之改定律文不知究竟如何當考

中書又言奉手詔以天

下戍兵迎送役苦欲開遠官就移之法勘會川廣等路

遠官往還動涉年歲道路艱難行李糜費以此赴任稽

遲或多方規免致在任者過期不得代或久闕正官差

注不行兼遠方兵民迎送勞敝欲應川峽廣南福建七

路除堂除堂選知州外委本路轉運司置逐等差遣員

闕簿錄逐官到任月日成資替者到任及三年三十月  
替者及一年三年替者及一年半收為闕次依審官東  
院流內銓例逐月上旬檢舉員闕牒所部州軍闕報本  
處官如見任官去替期半年以下或已得替人並許依  
本資序指射員闕內京朝官監當合入親民合闕陞差  
遣選人合入職官令錄及循資並聽依今任滿日合入  
資序指射差遣限檢舉後一年滿日轉運司定合差注  
入姓名申審官東院流內銓保明申奏降敕告差移如



舊任未滿或替人未到仍聽在舊任待闕如新任非次  
闕官即令赴新任如闕有兩人以上指射差先得替人  
縣令即先差係奏舉人如俱係奏舉亦差先得替人應  
本州官願再授本州差遣本貫川峽四路人願再授本  
路差遣者並聽其所使闕如一年內無人指射即申審  
官東院流內銓差官如未差官却有本路官指射亦聽  
申奏施行如已差即限十日牒知如將來因此致審官  
東院流內銓合入七路人難得員闕許權差入次遠及

近地應合詳具條約令審官東院流內銓及逐路條奏  
其逐路職由仍令三司均定聞奏審官西院三班院使  
臣令樞密院依此具制置條件以聞從之仍詔七路轉  
運司各舉一官員管勾文字初上督執政指揮川廣等  
路遠官就差文字曾公亮欲且令提點刑獄轉運使同  
舉王安石曰如此則得再任者少矣及具草安石欲云  
除堂除堂選知州外盡許就差公亮韓絳以為知州當  
自朝廷除之至是上改定如安石所草又讀至見在審

官銓合入遠人令權入近地上曰當增云次遠及近地  
其後馮京言川峽差本土人知州不便上問其故京曰  
今仕宦一任遠一任近而四路人許連任就四路則是  
常得家便實為大幸安石曰所以分遠近者均勞佚甘  
苦今內地人不樂入四路四路人樂就家便用新法即  
兩得所欲何須苦之使兩失優便且此非特便於士人  
省吏卒迎送勞費尤為善法也

其後馮京云云日錄在  
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新

舊紀並書詔川峽福建廣南七路之官罷任迎送  
勞苦其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具為令

上

因論及西事王安石曰邊事極易了止是朝廷綱紀未立人趣向未一未可論邊事若論邊事不須遠引先王且令柴世宗有如此晏然之中國當西夏數州之地數歲之孤兒不知還能掃除得否安石因論當獎用功實變移風俗又言乾君道也非剛健純粹不足以爲乾曾公亮言當兼用道德上曰今一輩人所謂道德者非道德也安石曰鄉原似道德而非道德也上曰其間亦有是智不能及者安石曰事事苟合流俗以是爲非者亦

豈盡是不能也安石又言治天下譬如醫用藥當知虛實寒熱方虛寒時純用烏頭附子不患過熱又言京師畿內劫賊多今減降不當貸劫賊上皆以為然

己卯樞密都承旨左監門衛將軍元仁政為左藏庫使  
榮州團練使除宮觀差遣東上閤門使李評為樞密都  
承旨都承旨舊用閤門使以上或大將軍其後專用樞  
密院吏而更用士人復自評始初上欲除評問故事如  
何王安石曰事果可不須問故事為物所制者臣道也

制物者君道也陛下若問故事有無是為物所制上以

為然故有是命

八月丙戌九月乙未己酉

斬環慶路鈐轄李信慶

州東路都巡檢劉甫初夏人以兵十萬築壘于其境內

李復圭出陣圖方略授信甫及監押种詠使自荔原堡

約時日襲擊信等如其教未至賊營賊兵大至信等衆

纔三千與戰不利多所失亡退走荔原堡復圭急收前

所付陣圖方略執信等付寧州命州官李昭用劾以違

節制詠以瘐死獄成信等伏誅荔原堡都監郭貴坐不

策應除名免刺面決配廣南牢城於是王安石白上言  
復圭斬李信事甚當上曰文彥博馮京皆不以為然朕  
謂彥博等卿且置官職試以人命觀之信所陷至八百  
人如何反不死乎其實夏人初不犯漢地復圭徼倖邊  
功致信等敗戮人皆寃之既而彥博等欲牒夏人以復  
圭擅出界事且乞降詔王安石曰夏人但見復圭屢出  
侵之不知所以或當少有畏憚若便牒報示以情實往  
往旅拒上曰善乃不果牒

實錄云夏人犯大順城復圭  
命信等出戰按信等敗處乃

荔原堡北非大順城也荔原堡北事在五月犯大順城在八月方敵犯大順城時信等久已下獄且將誅矣朱本以王安石故多為復圭諱輒改墨本云信等違復圭教令取敗其附傳又云信等逗留違師期皆非事實范鎮銘復圭墓亦云信以違節度斬蓋緣飾也今並從元祐墨本及司馬光日記刪修文彥博欲移牒降手詔據日錄在二十六日今並書新紀書已卯環慶路鈐轄李信巡檢劉甫坐與夏人戰敗伏誅舊紀於十月丙子乃書二人伏誅案宋史亦以斬李信劉甫等為夏人犯大順城時事其荔原堡北之敗則缺而不書俱誤

提舉河北路常平等事王廣廉言一縣之事不以繁簡惟令佐二員而主簿縣尉所職各異苟事有謬誤非所職者雖坐視其弊而莫得救止止欲令主簿專管勾稽簿



書尉專管捕盜依舊外縣事並令通管從之 詔中書

應大卿監以下陳乞恩澤並檢條例進擬不須面奏

庚辰廢清平軍為章邱縣宣化軍為高苑縣初景德三年即二縣置軍分兵屯戍至是京東路監司以為無用

廢軍額為縣如故仍歸戍兵於齊淄二州

舊紀廢二軍附月末新紀

不書

著作佐郎刪定編敕曾布編修中書條例

四月五日編敕

九月六日中允說書十四日集校二十五日戶檢

夏人自壬申傾國入寇攻

圍大順城柔遠寨荔原堡淮安鎮東谷寨西谷寨業樂

鎮兵多者號三十萬少者二十萬圍或六七日或一二日

辛巳環慶路都監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高敏鈴轄皇城使郭慶經略司指使三班借職魏慶宗秦勃並為敵所殺初敵聲言齎百日糧趨廊延敏屢白李復圭曰兵家聲東擊西兼環慶嘗破金湯白豹等寨釁隙已深不可不備已而秉常果以三十萬趨環慶副都總管楊遂駐兵大義寨令敏為先鋒將敵奪大順城水寨攻圍愈

急敏力戰通路自寅至午且戰且前斬獲頗多至榆林援兵不至中流矢死敵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

城下陝右大震積九日敵乃退

高敏等戰敗自十月丙寅移見于北賊屯榆林

游騎至慶州城下積九日乃解圍去並據李復圭附傳及司馬光日記新紀云云已注戊午日

河東

轉運使工部郎中直龍圖閣王廣淵為寶文閣待制知

慶州知雜御史謝景溫劾李復圭擅興致寇故以廣淵代之初欲除廣淵修撰王安石曰韓縝知秦州已得待制兼廣淵數年前嘗為侍讀當與待制上曰如廣淵亦

須察恐飽則颺去然卒從安石言既而御史范育言廣  
淵外雖敏給中挾諛詐不宜在侍從之列況西戎未懷  
謀帥為重乞選文武謀勇之士使帥一道則邊患日清  
中外蒙利矣不聽 右羽林軍大將軍邵州團練使令  
晏為左驕驥使仍領團練使為許州都監先是詔袒免  
親將軍已下聽補外令晏雖大將軍以首應詔宗正司  
同學官保明堪任使特命之

令晏為許州都監在九月己丑今并書

翰

林學士司馬光言奉職考試武舉人而法當先試弓馬

若合格即試策緣弓馬者選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帥者也不幸而不能挽強馳突則有策略將帥之才不得預試恐非朝廷建武舉之意况試弓之法挽與把齊猶不應格自今欲乞試策優并挽弓及把者皆聽就試中

書請如舊制上批再相度卒如中書所奏

朱本以為不曾施行遂削

去今依新本復存之若謂不曾施行即削去則當削去者又何止此也

詔惠州阜民監

錢專給韶州岑水場買銅之費有餘即給轉運司移用初三司判官張頤請罷本監鑄錢而本路以謂歲得錢

二十萬緡用本錢外計得子錢十三萬緡罷之可惜故也 又詔嘉蜀二州違朝旨不報提舉常平倉司文字

委知成都府陸詵劾罪以聞詵尋卒不果劾

詵卒在八月乙酉今

并書初遣使提舉常平倉貸青苗錢詵言川峽四路與內

地不同刀耕火種民食常不足至種芋充饑今本路省稅科折已重蜀民輕侈不為積蓄萬一歲儉不能償官適陷民於死地可哀願罷四路使者如其故便并言差役水利事皆不當改為其後卒罷三路之使獨置成都

府路提舉官一員

朱本簽貼云會到陸詵後來別無劾到文字遂刪去今依新本復存之詵

奏疏據司馬光日記在三月十八日墨本云疏奏遂罷三路之使朱本改遂字云朝廷為罷三路之使要當考究三路罷使實月日姑如此附見云知嘉州司門郎中王決二年四月到任知蜀州駕部郎中高良佐二年四月到任三年正月替比部郎中燕介三年十一月到任日記壬午二十五日又載司農奏成都轉運司決陵州公人為以稅錢為青苗令分析恐范純仁得罪或緣此當考三月二十五日李南公兼常平可考

癸未上批聞在京諸班直并諸軍所請月糧例皆斗數不足內出軍家口虧減尤多請領之際倉界斗級守門人等過有乞取侵尅甚非朕所以愛養將士之意宜自

今每石實支十斗其倉界破耗及支散日限斗級人等  
祿賜告捕關防乞取條令三司速詳定以聞先是諸倉  
吏卒給軍食欺盜刼取十常三四上知其然故下詔且  
命三司條具於是三司言主典役人歲增祿為錢一萬  
四千餘緡丐取一錢以上以違制論仍以錢五十千賞  
告者會赦不原中書謂乞取有少多致罪當有輕重今  
一錢以上論以一法恐未善又增祿不厚不可責其廉  
謹宜歲增至一萬八千九百緡在京應千倉界人如因



倉事取受糧綱及請人錢物并諸司公人取受應干倉界并糧綱錢物并計贓錢不滿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錢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過致并與者減首罪二等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滿十千即受贓為首者配沙門島若許贓未受其取與過致人各減本罪一等為首者依上條內合配沙門島者配廣南牢城仍許人陳告犯人該徒給賞錢百千流二百千配沙門島二百千若係公人

給賞外更轉一資已上人仍亦許陳首免罪給賞從之

會要提舉三司帳司曾布云熙寧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河倉條貫按此乃是八月二十七日立倉法舊紀書癸未詔諸倉給受槩量者臨時多寡並緣為姦剋軍食十常三四其增諸倉役人祿立勾取重法由是歲減運糧卒坐法者五百餘人姦盜以故得不縱後推以及內外吏吏始重仍法新紀削去削去其諛辭可也如立倉法安可不書

初上言三司副使不才如何更擇人王安石以

為材難須務考績上曰劉晏在江淮所任多年少俊銳之人今如榮諲輩頽墮不曉事何所用之曾公亮曰令吳充奏更用人可也已而遂罷榮諲張芻等皆令補外

上又論判官多不才者兼三司多侵奪有司職事事非其事安石曰三司所治多是生事以取賂養吏人不然則三司何至事多如此止如綱運抵京必令申三司然後庫務敢納此不過吏乞千數百錢然因此留滯綱運而送綱者所費不但千數百錢而已又三司所治事近則太詳遠則太略所以詳近者凡以為吏人便於取賂而已若欲省此等事則當先措置吏人使廩賜厚而員不冗然後可為也人主理財當以公私為一體今惜厚

祿不與吏人而必令取賂亦出於天下財物既令資天

下財物為用不如以法與之則於官司皆利

此以上見日錄二年

八月十四日今依朱本附此

繼而上又謂執政曰吏人及場務倉庫

官當人人賦祿今不賦祿令受賕既不免衣食公私之

物而因其受賕生事壞法費財者甚衆若賦祿則亦不

過歛取公私之物還以衣食之而已故有是詔

此與五年五月

二十六日詔相似然有不同處仍合留存本志全因日錄聯此作一段刑法志因日錄聯書作一段略云中書請更定約束十條行之其後內則政府外則監司多倣此法倉法之設內外歲增吏祿至百餘萬緡皆取足於

坊場河渡市例免行役利息錢既不耗縣官亦不加賦於民而吏祿以給云云又食貨志云京師歲增吏祿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然皆取足於坊場河渡市例免行役利息錢等而縣官歲入財用初

無損少焉當考

又詔蔡河撥發隄岸斗門公事等

並隸都大制置發運司

甲申賜大渡河南邛部川山前山後百蠻都首領苴尅勅書器幣襲衣銀帶以賀登位貢馬等故也 知唐州

光祿卿高賦提點陝西路刑獄上批近令司農寺專主天下常平廣惠倉農田水利差役事今後每歲終具下

項事節聞奏如有未盡事理更增損指揮天下常平廣  
惠倉見在錢斛若干數目夏秋青苗錢散過若干數目  
合收若干斛斗已納若干未納若干倚閣若干糴到諸  
色斛斗若干斗直若干出糴過若干都收息錢若干賑  
貸過若干天下水利興修過若干處所役過若干人功  
若干兵功若干民功淤漑到田若干頃畝增到稅賦若  
干數目農田開闢到若干生荒地土增到若干稅賦天  
下差役更改過若干事件寬減得若干民力

此據會要  
實錄刪修

云上批司農寺專主天下常平廣惠倉農田水利差役  
事自今歲終可具常平廣惠倉錢穀見在夏秋青苗錢  
歛散納欠倚閣糴糶本息賑貸水利興修所役兵民  
淤溉田畝及開闢生荒所增稅賦差役更改數以聞

發運使薛向等言近奏舉職方員外郎張穆之虞部員

外郎李文卿開封府兵曹參軍張渙權管勾本司公事

及準備差遣勾當今來收受裝發已成倫序欲乞並差

克本司勾當張穆之仍乞與理運判資序詔從之張穆

之候一年如職事修舉即具保明聞奏

會要八月二十七日事今附見

看詳編修中書條所言看詳合歸有司二十二事乞

臣僚舉選人轉官循資狀今銀臺司直送銓收使官員  
身亡令止申審官院等內外辟舉官并兩制及亡沒臣  
僚之家陳乞親戚差遣乞止中書批送所屬施行及乞  
今後差除官員合有支賜即劄下三司依式其宗室支  
賜亦依此見任少卿監以上并分司致仕少卿監宗室  
小將軍以上身亡孝贈並劄下入內內侍省支賜乞在  
京委三司在外委所在州軍支給并乞罷進選人授差  
遣家狀新授京官三代代表品官之家陳乞服內成親乞



令立條封王并節度使初除及移鎮等合行管內布政  
止令學士院檢舉並從之令臣僚支賜及孝贈候修成  
式關送入內侍省依舊取賜先是上恠中書事多稽  
滯王安石言臣屢奏中書事多宜減省歸有司欲諭編  
修例官先具合減省名件逐旋進呈上許之

乙酉命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王珪李壽朋同三司使副  
使提舉編修三司令式候成各賜一本令三司通共遵  
守施行

丙戌閱濟州等武衛指揮兵九百五十六人鑾排軍陣  
以提舉教閱左藏庫副使劉舜卿為閤門通事舍人指  
使梁寶等三人第減磨勘年賜絹鑾排兵十人教頭二  
人鎗刀手鬪擊刺十人並遷一級餘賜帛有差 詔令  
三司今後應不帶職臣僚直舍人院及權領兩制差遣  
者並支與見錢請受

會要八  
月事

知大宗正丞張稚圭言

今相度到宗室諸般請受券歷分擘合為四百一十九  
道乞付三司勾歷逐月止隨料錢請勘委實簡徑從之

會要八月事記聞載  
張稚圭有當考者

詔近除東上閤門使李評充樞

密都承旨慮士人領職本院待遇體式故事與吏人不  
同可檢會先夏守斌楊崇勲領職日體例施行 龍圖

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陸詵卒

實錄八月二十九日已  
附二十四日此可削去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十五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三年九月戊子朔中書言中書統治百官以佐天子政事而所置吏屬尚仍舊制謂宜高選士人稍依先王設官置輔之意請置檢正中書五房公事一員每房各置檢正公事二員並以朝官充見宰相參知政事如

常朝官禮檢正五房公事官位提點上諸房檢正與提點序官位堂後官上主書以下不許接坐非親屬寺觀職事相干不許出謁從之 初上詔中書議叛置士人名目接遇禮數并裁省中書吏員存者增其俸於是中書復請減不習事守當官五人主事二人錄事三人與出職更不補額見留錄事以下第增祿廩重其乞取之法又置簿書其功過而比之以為陞降遇堂後官闕如本院有廉謹曉吏事者更不簡試選人皆從之上初議

令執政不與坐以為今欲除一諫官且不能得人計中  
書置屬必不能得第一等人才不殺其禮即恐分權害  
事王安石曰中書屬官須精擇可以備諫官侍從者若  
殺其禮則自愛重者不肯為非自愛重者乃可憂其招  
權害事宰屬用士人自古堯舜以來如此前代聖人豈  
不熟計利害然至屏遠士人而專用曹史則止自姚元  
崇常衮始而二人後皆為曹史所累此即前事之鑒也  
朱本以此段附士子日新本因之無理似顛  
倒今移入此新舊紀並書中書置檢正官

同判司

農事呂惠卿言淳化中都下初置常平倉賤糴貴發至景德中差開封府浚儀知縣監倉事祥符六年始以兩縣常平倉併為在京常平其斛斗經二年即支充軍糧貿易新好充見在數其法實為利民而其後糴糶之政久不行文字本末隨亦廢墜今常平封樁米至五十二萬石但寄積在京倉界惟據逐界每月具見在數申寺而朝廷初無發歛之政甚可惜也欲乞遇價稍貴即出之賤即以其錢糴之如淳化中故事於是中書請以司



農見樁管米指射新好者貿易仍與開封府界斛斗通

融支用從之惠卿是日以父喪去位

實錄於八月十七日書光祿卿呂琦

卒而司馬日記乃於九月一日記惠卿遭父喪蓋琦卒或在他處惠卿九月一日始聞之也今依日記附此當

考琦果卒在何處惠卿家

傳云云已附五月十七日

己丑上謂王安石曰司馬光言方今是非淆亂因曰是

非難明誠亦為惠安石曰以先王法言考之以事實驗

之則是非亦不可誣且如司馬光言不當令薛向徙貴

就賤用近易遠以先王法言考之則懋遷有無化居有

何不可又言薛向必失陷官物以事實驗之向果失陷  
即光言為是向果無失陷而於官物更能蕃息即光言  
為非他皆倣此上曰司馬光云如李定不孝王安石乃  
欲庇護如蘇軾雖販鹽亦輕於李定不孝然定豈得為  
不孝乎安石曰且勿論李定孝與不孝陳薦言李定謝  
景溫言蘇軾均是令監司體量詣實不知有何偏異於  
是安石又言近世執政務進朋黨蔽塞人主排抑才士  
不可駕御者故今侍從有實材可用者極少而其相阿

黨不修職事趣功實者則如一馬上患異論者不悛曰  
或引黨錮時事以況今如何安石曰人主昏亂宦官姦  
利暴橫士大夫汙穢朝廷故成黨錮之事今日何緣乃  
如黨錮時事陛下明智度越前世人主但剛健不足未  
能一道德以變風俗故異論紛紛不止若能力行不倦  
每事斷以義理則人情久自當變矣陛下觀今秋人情  
已與春時不類即可以知其漸變甚明上又言或以為  
西事恐大臣不為用安石曰法行則人人為用以天下

人了天下事何至以無可用之人為患因引孟子瞽瞍  
殺人事曰先王制法雖天子之父犯人不得貸也此孟  
子所言堯舜所行非申韓之言也上曰武后能駕馭豪  
傑以法行而已安石曰今士大夫孰能如姚元崇宋璟  
狄仁傑者如此輩人尚可駕馭盡力況下此者乎此段並見  
九月二日日錄朱本附八月六日非是今仍見九月二日兵部郎中楚建中知滄  
州建中先為京西轉運使時方用兵西方邊臣多薦建  
中者召對不稱旨故有是命其後中書又擬建中為河

北轉運使上難之王安石曰河北提點刑獄及轉運使  
三任者已皆嚴急建中平審參用為善上從之

此據本傳及王

安石日錄除河北漕  
在九月戊申今并書

庚寅祕書省正字唐垆為崇文院校書初垆上疏論秦  
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強也上然其言因問  
垆行如何欲留之京師王安石對以不聞垆有闕行遂  
命之

七月癸巳初賜出身  
十二月庚辰修敕式

補故下溪州刺史彭仕義

子師晏知下溪州事師晏自祖儒猛世為下溪州刺史

仕義頗黠驚數侵盜省地邊民不安即辰州界石馬崖下啗溪置鋪據守嘉祐初雷簡夫竇舜卿數遣人招諭令歸侵地不聽以兵丁逐之暫去復來後纔歸啗溪下明溪一寨而止八年知州段繼文復遣指使曹振等以衆數千攻之不克至是仕義為其子師綵所殺師綵自稱權發遣下溪州既殺其父知衆不附專為暴靈賊殺不辜虜其婦女奪諸州貢物其兄師晏結同巡檢彭仕選都指揮使周允榮等攻圍師綵殺之并誅其黨田忠

財等三十餘人納誓表上其父平生鞍馬器械仍歸啞  
溪地因辰州以聞故命師晏巖州事且厚賜之而辰州  
又請移明溪寨於通望連雲兩堡而別築堡於啞溪口  
北岸徙明溪寨監押一員并通望連雲兩堡兵丁守之

據其要害絕蠻人侵軼悉如其請

此段實錄並據會要  
但微有刪改耳會要

載此于八  
月十五日

初陳升之既與王安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  
稱疾卧家逾百日求解政事不許辛卯復求入見有旨

再拜而已仍令扶至殿門

辛卯初四日  
也此據日記

上批江淮發

運使薛向熟知環慶城寨地形可召赴中書詢訪兼舊制發運副到闕不得出入理甚無謂其除之初權鹽鐵副使楊佐言故事江淮發運使歲押米運赴闕許朝見上殿後許元自殿中丞為發運判官十年間至天章閣待制而言者以為僥求恩命遂令歲部米運止得至國門封進文字自是發運使權益輕諸路多不稟從緣東南六路大計委寄甚重事干利害須合面陳詔自今到



新城外實有要切事奏候朝旨入見奏事畢即辭出城

至是又弛此禁

皇祐四年十一月治平二年九月可考元祐本云至是又弛此禁朱本改云上

以為非罷之新本乃并兩本聯書誤矣今止用元祐本

同判都水監張鞏言乞

於黃河芟灘收地栽種修河榆柳上批速如所奏庶早

寬陝西配卒之役先是王安石言臣伏見陛下宣諭中

書以知制誥闕令勘會蔡延慶陳襄等資歷竊以陛下

擢人寘之高位縱不能得忠良智能之士助興政理猶

當得其無損如陳襄邢愚附下罔上陰合姦黨興訛造

訕以亂時事陛下必已明知陛下每欲崇獎臣誠不知  
所謂今違道合衆妨功害能之臣不為不多矣陛下又  
進如襄者助之不知於時事為無損邪有損邪今春陛  
下除襄侍講又召試知制誥襄召試知制誥見四月癸未兼侍講見五月辛卯安

石云今春不知何故當考

襄辭命之語以為古之仕者不得志則可

以之齊之楚之宋今天下一君不可以他之惟辭尊居  
卑為可故欲辭侍講知制誥而且在記注之官陛下以  
謂記注之官可比抱關擊柝之賤乎人臣辭官之禮可

以出此言乎且襄止是附離富弼曾公亮苟求官職之人今日陛下德義朝廷政事何至使如襄者以任高位為辱也其不識禮義敢為驚誕以疑惑聖聽取悅姦人如此若陛下徒以左右游談之助多而擢用此乃流俗之所以勝而襄之計中也襄今春既有辭尊居卑之奏今秋必不敢遽復就職不遂巡而後受則偃蹇而終辭高位者人主所以榮天下之材陛下乃彊以與亂時事之儉人而為其所拒以廣其流俗之妄譽而自令爵命

為世所賤臣竊為陛下恥之臣已嘗略論襄之邪慝不宜重有所陳顧在廷之臣孰肯違流俗以助陛下消小人之道者乎是以復冒昧言之伏惟陛下詳酌是日安石留身上諭安石曰見所論陳襄文字甚善襄延慶直院皆未久所以且總未除外制安石曰良是宣力于外者或未被獎擢此皆無勞能若令度越即何以勸此天官也陛下代天叙官豈宜姑以予人

安石論襄據陸佃所編安石文字未

稱九月日參知政事王安石劄子蓋三年九月也安石日錄九月五日安石留身上曰見所論陳襄文字即此

劄子也明年七月  
襄乃除知制誥

癸巳著作佐郎編修中書條例曾布為太子中允崇政  
殿說書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於經筵以防察奏  
對者呂惠卿既遭父喪安石未知腹心所託布巧黠善  
迎合安石悅之故以布代惠卿入侍經筵布資序甚淺  
人尤不服而布亦固辭卒罷之

此段據司馬光日記罷  
說書在十四日四月六

日編敕八月二十五日編  
例九月八日同判司農

甲午詔陝西麟府五路緣邊州軍應文武官遷易官職

及死喪所得支賜家在京者在京給初秦鳳副總管竇  
舜卿改環慶副總管賜緡錢千樞密院下慶州給而上  
批邊事方興並邊金帛尤宜愛惜令移給於永興軍因  
令有司以此類事推廣施行乃降是詔舜卿與韓縝議  
不協故徙之

乙未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韓絳為陝西路宣撫使度支  
員外郎直舍人院呂大防為宣撫判官先是絳奏以夏  
人寇慶州陝西用兵請出使王安石曰臣於邊事未嘗

更歷宜往上亦欲用安石乃曰王安石未嘗行邊今可  
出使也絳以為朝廷方賴安石不宜往安石曰朝廷所  
賴獨韓絳爾上因論修民兵安石曰今有邊事乃可修  
之時況西賊亦不足憚以順討逆以衆攻寡以大敵小  
以陛下明審當十歲孤兒則勝負之形已決又今彼舉  
動無算其可勝必矣然應之在勿擾而已臨事惶擾所  
措置不中事機即為邊將所窺又大計已定小有摧敗  
亦不足挂聖慮上乃言憲宗論高霞寓敗時事又言絳

與安石宜無適莫內外相成其為朝廷所賴一也若絳  
去有不及事可同議之絳言有未盡事當以私書抵安  
石宜令安石在中書為表裏安石言臣不習邊事每謀  
議不敢果如慶州事若臣知誠不可破則不須令諸路  
紛然奔走也恐陳升之或在告則中書應接宜得習事  
之人謂宜留絳遣臣然上卒遣絳仍賜絳詔如有機事  
不可待奏報聽便宜施行

二十四日  
詔可考

太子中允監察

御史裏行林旦判司農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曾布



同判司農寺布尋奏改助役為免役呂惠卿大恨之改布

免役惠卿大恨此據司馬光記所聞蘇軾之言本志司農言始議出錢助役今悉募充請改助役為免役制可本志附此於遣使促諸路役書下不得其月日因布判司農特書之本志書遣使促諸路役書則係之熙楊繪劉摯後熙繪摯乃四年七月十四日然本志叙事先後特未可信也四年十月一日頒役法更詳之蔣靜作呂惠卿家傳云州縣差役之法久以為弊重役之家至有破產而僥倖者役或不及衙前承符散役之類色役非一其弊尤甚不可勝言於是朝廷置局詳定利害而以文字送制置條例司看詳司農實兼領之公以謂今欲除去宿弊使民樂從然所寬優者則鄉村朴樸不能上達之毗所裁取者則仕官并兼易致人言之豪戶以至衙司縣官皆恐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姦新法之行尤所不便官吏既不能明見法意抑又惑於言者之多築室

道謀難以成就於是為牒具析所以措置施行之狀極於詳盡檄諸路監司使之如法推行卒罷差役法令當役人戶以等第均出曰免役錢而一切募人充役隨本役輕重以錢給之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者皆以等第均出曰助役錢四年十月一日乃班募役法

皇城使端

州團練使知恩州李綬為樞密副都承旨用士人自綬

始

已酉定接  
待儀範

己亥命司勳員外郎權判大理寺崔台符崇政殿說書

曾布殿中丞權發遣大理少卿朱溫其考試法官試法

官自此始

本志云詔秘閣考合格舉人取毋過五分今附此

大理寺丞趙子

幾同管勾開封府界常平等事

欲記保甲事故出于幾初除或因事可見即須

削

去樞密都承旨東上閣門使李評請鑄印及依中書檢

正五房公事不許出謁並從之

庚子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為司空兼侍  
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仍五日一奉朝請公亮  
初薦王安石可大用及同執政知上方向安石陰助之  
而外若不與同者置條例司更張衆事一切聽之每遣  
其子孝寬與安石謀議至上前無所異於是上益專信

任安石以其助已深德之故推尊公亮而沮抑韓琦御  
史至中書爭論青苗事公亮俛首不答安石厲聲與之  
往反由是言者亦以安石為專而公亮不預也蘇軾嘗  
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  
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同已數加毀訾公亮  
雖屢乞致仕上輒留之公亮去亦弗勇安石黨友尤疾  
之上御集英殿冊進士午漏上移御需雲便坐延輔臣  
賜茶公亮陟降殿陛足跌仆於地上遽命左右掖起之

明日以告病連乞致仕於是乃聽公亮罷相

此據公亮本傳及司

馬光日記王安石日錄刪修本傳又云公亮深為子孫計陰助安石公亮既老安石力薦孝寬不數年擢執政案公亮初助安石未必專為子孫計及孝寬遽登樞府故世論即謂公亮始謀如此今削去四年三月九日議除公亮雍帥孝寬漕三月二十四日孝寬捕扇惑保甲者三月二十六日安石云孝寬可備侍從趙伯山中外舊事云王荆公取熙河甚力奏神祖以所費止三百萬他日有西帥登對上問之帥曰除內帑所賜外獨本路應副殆千萬上愕然令退具實數奏來出以示荆公荆公無語復納榻後久之乃怒色鄉語曰是臣偷了耶是臣謾了耶上甚不平會韓忠獻論條例司疏駁青苗事介甫家居上深有意罷去新法併荆公罷之魯魯公密遣令綽赴介甫介甫亦恐改法故出視事

閱武衛指揮軍士千二百三十

八人鑱排軍陣詔提舉教閱崇儀使亓贊遷三資候帶御器械有闕與差左藏庫副使李希一等四人第減磨勘年教頭及鑱排兵士二十八人各遷一級自贊而下仍賜帛有差

辛丑樞密副使左諫議大夫馮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右司郎中權三司使吳充為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上初欲用充參知政事王安石曰充與臣有親嫌上以為無害安石曰充豈能忘形迹若論議之間顧形迹則害

國事乃徙京而命充代之 天章閣待制知定州李肅

之權發遣三司使 湖南轉運使張顥知鄂州權發遣

戶部判官范子奇權湖南轉運副使湖北轉運副使孔

延之權開封府推官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孫珪為湖北

轉運使上批聞顥母老罕出巡性亦好靜延之精力緩

慢恐非監司之宜故以珪子奇易之子奇雍孫也 太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曾布改集賢校理罷說書從其請

也 初六日除中允說書  
二十五日檢正戶房

壬寅大宴集英殿

甲辰出空名敕牒三十宣徽院頭子各一百

告身未見數本多如

此須別參考增入

賜宣撫司於是王安石論宣頭告牒事以為

當先定計有地有材然後可議招懷內附昨綏州倉卒之變可為戒也文彥博引慶厯中故事云或潛輸誠款亦可受之安石曰潛輸誠款則何以驗其真偽又若無實利及之則彼犯族滅之禍而輸誠款何為也若以實利加之而彼非實情是則墮賊計中矣彥博曰與宣頭



告身而已安石曰彼得宣頭告身而無實利若彼國主  
通知即我為無算不知則彼受宣頭告身者且憂族滅  
有族滅之憂而無實不知彼何故肯出此彥博曰慶厯  
中亦只如此安石曰若如慶厯中故事則其效不過如  
彼時而已陳升之又論鹽州可取安石以為須有定計  
一舉取之而寇不能復取則不害清野堅壁之本謀不  
然即兵連未有已時也彥博言昆夷獫狁自古有之安  
石曰古之治世守在四夷文王當商末故有昆夷宣王

當周之衰故有獫狁彥博曰堯舜亦有蠻夷猾夏安石  
曰堯舜時蠻夷猾夏則使士師治之爾 知鄆州滕甫

知定州

河北都轉運使劉庠知成德軍

是日

十七日甲

辰此據御集

詔執政官同詣韓絳第別絳絳以翌日西征也

呂大防與絳建攻守二議其一止絕歲賜以所費金帛  
及汰去疲兵衣糧分給諸帥別募奇兵驍將伺其間擇  
利深入破蕩城寨招収部落如西賊大舉衆寡不敵則  
勿與交戰俟賊退兵散預約鄰路間道設伏邀其歸路

其二嚴為守備賊至則堅壁清野退則出奇兵邀擊或乘虛攻略以為牽制速報鄰路出兵救援以解賊圍又言兵不精將不勇求以勝敵自古未有為今計莫若選募兵將盡其智力漢之名將多以良家子從軍晉馬隆出救涼州不用州郡舊兵於京師立標簡募自旦至日中得三千餘人深入轉戰千里之外遂能破敵立功此募兵之效也漢魯奇以偏將軍應募先登唐婁師德以御史應募為猛士此募將之效也及絳至陝西即募彊

劫賊盜及亡命罪人為奇兵又分番漢兵為七軍以知  
原州种古知環州种諤知德順軍周永清秦鳳路都鈐  
景思立知青澗城种諤知德順軍周永清秦鳳路都鈐  
轄向寶分領之大防言自來屯兵不分戰守置將不別  
能否一遇賊馬入境則帥臣往往自擁精兵不問堪戰  
與否好功者惟知生事而不顧方略偷安者惟務苟且  
而無節制今定差七將番漢軍馬以行擾擊牽制之策  
用兵之始諸帥尚循故態則必致悞事乞惟聽宣撫司

統制則事歸一體矣又言諸帥臣偷安避事咸樂招懷而憚攻討此特未之思耳今朝廷已絕歲賜又斷和市此二者是絕賊之大命理須必爭我必先為之計以挫其謀且星居鳥散不能常聚點兵數千動須累日敵之所短也建營列戍一二萬之衆旦夕可集者我之所長也分路置帥舉一路將兵除防守外不滿二萬者我之所短也率數十萬衆專向一路以多擊少者敵之所長也異時嘗以我之所短而抗敵之所長所以屢敗今七

將並出伺其未集便行擾擊彼若聚兵擊我一處則六處牽制一處堅壁使敵防救不暇制敵之命無出於此然後招懷無所不可矣

呂大防建議並據行狀詳錄當求韓絳別傳及事迹參訂刪修

乙巳御崇政殿策賢良方正又策試武舉人 詔曾公

亮諸子依韓琦例推恩遂以比部員外郎孝寬為祕閣

校理殿中丞孝宗右贊善大夫孝純並遷官 崇文院

校書唐垌編修三司令式及諸司庫務條例

戊申御崇政殿試武舉人騎射 遣殿中丞陳世修乘

驛同京西淮南農田水利司官經度陳潁州八丈溝故迹以聞初世修言陳州項城縣界蔡河東岸有八丈溝故迹或斷或續迤邐東去由潁及壽綿亘三百五十餘里乞因其故道量加濬治完復大江次河射虎流龍百尺等處陂塘導水行溝中碁布灌溉俾數百里地復為稻田則其利百倍乃畫圖來上於是上諭世修言陳許間地勢止合作水田甚善又令早應副世修事王安石曰世修言引水事即可試但言八丈溝新河事宜俟一

精於水事人同相度可也向時八丈溝止為鄧艾當時  
不賴蔡河漕運得并水東下故能大興水田其後蔡河  
分其水漕運水不可并故溝未可議今蔡河新修閘無  
所用水即水可并而溝可復古迹矣故有是命

河渠志  
無此事

上批三司使未到闕副使三人一人差出一人未到  
止有傅堯俞一人計省事遽可速選差官權遂詔天章  
閣待制李師中兼權發遣三司使

己酉詔樞密都承旨副都承旨見樞密使副使如閣門



使禮置治所添給直兵令樞密院條奏施行先是李評  
除承旨文彥博不禮之詔史院檢討故事史院奏以止  
載班著職事不見接遇儀範故特有是詔

八月己卯丙戌九月乙未

詔轉對官所言有可行者特加甄獎

此據司馬光日記

庚戌司馬光登對乞許州及留臺上曰必得許州乎光  
曰臣安敢必但稍便鄉里即臣之幸也上曰西京如何  
光曰恐非才不能了若朝廷差遣又安敢辭因拜謝而  
退先命知河南府王陶知永興軍知鄧州呂誨知河南

誨敕既出上收入禁中蓋將以河南授光也 詔三司

除在京合支用金帛外應西川四路上供金帛及四路  
賣度僧牒錢所變轉物並截留陝西轉運司令相度於  
永興或鳳翔府樁以備邊費候見數可充折充將來起  
發往陝西銀絹之數 又詔開封府四廂許留使臣兩  
員分左右廂管勾從韓維請也先是維奏近歲罷逐廂  
使臣四員其浚渠救火已委都水監等外加檢驗抄劄  
打量檢定賊蹤及散貧民錢等勞冗事若令所置京官

躬親慮有妨闕故有是詔

辛亥詔陝西宣撫使至本路有吏民陳邊防攻守利害

蕃夷情狀可採用者聽施行訖奏

初八日詔可考

樞密院言

陝西諸路有投順蕃漢人戶不以多少宜令接納厚加

存恤審辨姦詐不令有復歸之計從之仍詔須耕種地

土賑濟錢糧犒賞之物令宣撫使密戒諸路經度有備

先具可以安存之地以聞河東路倣此 廊延走馬承

受歐育言緣邊監押官高即寨主却為監押所壓人情

不能相下由是罕得和同乞自今選有心力武幹者充寨主不以官資並在監押之右從之

天聖四年二月可考歐育已見八月

一日

壬子太白晝見陝西宣撫判官度支員外郎直舍人院呂大防兼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曾布宣撫司書寫機密文字秘書郎集賢校理李清臣大理寺丞李承之並充檢正公事布戶房清臣吏房承之刑房清臣承之仍並改太子中允

布九月十四日除校理四年二月八日都

檢正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孫洙同知諫院 詔賢良方

正等科太常博士通判蜀州呂陶陞一任與堂除太廟  
齋郎張繪堂除判司主簿或尉前台州司戶參軍孔文  
仲令流內銓告示發赴單州團練推官本任陶等皆中  
選而文仲策初在第三等手詔制科調字號卷詳觀其  
條對大抵意尚流俗而後是非又毀薄時政援正先王  
之經而輒失義理朝廷比設直言極諫之科以開擴聰  
明來天下賢智之士者豈非謂能以天下之情告上者

謂之直言人君有污德惡政而能忘其卑高之勢以道  
爭之謂之極諫者乎以此人之學識恐不足收錄以惑  
天下之觀聽可再進呈而調字號乃文仲試卷也於是  
上讀文仲試卷至專任德上曰德刑不可偏然救世亦  
有時而偏用又用三德是也王安石遂言周禮三典及  
伐管蔡并商人羣飲事上又讀至亨而後革安石曰革  
己日乃孚革然後亨若既亨則安用革耶安石因言今  
文章之士不難得有才智實識道理者至少上以為識

道理者殆未見其人安石又論文仲以為如范百祿以  
非濮王事合考官取高等爾於是馮京意助文仲上不  
聽故有是命是歲舉制科者五人文仲所對策指陳時  
病語最切直初考宋敏求蒲宗孟置第三等上覆考王  
珪陳睦置第四等詳定韓維從初考陶語亦稍直繪記  
誦該博錢勰文稍工皆入第四等侯溥稱災異皆天數  
又用王安石洪範說云肅時雨若非時雨順之也德如  
時雨耳衆皆惡其阿諛而絀之維又奏勰文平緩亦絀

之安石見文仲策大惡之密啓於上御批絀文仲知通  
進銀臺司齊恢孫固屢封還御批維及陳薦孫永皆求  
對力言文仲不當絀維章凡五上略曰陛下無謂文仲  
一賤士耳絀之何傷臣恐賢俊由此解體忠良結舌阿  
諛苟合之人將窺隙而進為禍不細願改賜處分卒不  
聽文仲延之子陶及溥皆眉州人勰明逸從子也

張繪不知

何許人登科記以為成都人恐誤總以國子博士舉賢良不中除知尉氏縣此據本傳當考

始維等

爭言文仲不當絀時會安石奉祠上以手詔問之安石



答詔曰陛下患韓維輩出死力爭文仲事臣固疑其如此文仲誣上不直以迎合考官不逞之意若不如聖詔施行而用考官等第獎擢則天下有識者必竊笑朝廷聽察之不明而䟽遠無知者謂陛下所為誠如文仲所言而比周不逞之人更自以為得計此臣不敢不奉行聖詔也今韓維欲出死力爭之若陛下姑息從之則人主之權坐為羣邪所奪流俗更相扇動後將無復可以施為今流俗之人務在朋黨因循而陛下每欲考功責

實考功責實最害於朋黨因循則其欲撓陛下之權固宜如此陛下誠能深思熟計以靜重持之俟其太甚然後御之以典刑則小人知畏而俗亦當漸變矣其詳乞

俟臣祠事罷入見奏論文仲竟坐絀

林希野史孔文仲對制策悉及時事

切直無所迴避其語驚人初考官宋敏求蒲宗孟署三等上覆考官王珪陳睦畏避止署四等詳定官王存韓維定從初考官故事推恩當得京官簽判有怒其斥己者自呂陶等皆推恩惟文仲特絀下流內銓遣還本任中外大驚既而召其弟武仲為直講辭不赴怒者益甚召其父延之為開封推官畏不敢來乞外郡得越州以鹽課最虧盧東勅延之違背新法已移宣州大理寺言特衝替按希所云武仲延之辭召事當考

麟府豐州及堡寨官吏不申舉修葺城櫓器甲及簡選  
兵馬等當違制失公罪詔知州皇城使嘉州防禦使王  
慶民等管勾軍馬司通判寨主監押凡四十人降官罰  
金有差已而樞密副使馮京言臣昨為本路經略使事  
無不總而因循苟簡不能提振以至上煩聖慮望蚤降  
紕使諸路帥臣明知朝廷重邊事雖一時無事罷去後  
冒取名位者猶必行法以厲偷墮不職之臣優詔釋其  
罪

癸丑作東西府以居執政官

此據新舊記當考詳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府城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  
司馬光為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  
知永興軍先是上欲以河南授光王陶既有永興之命  
而薛向惡陶乃薦光于上以代陶陶為河南如故及光  
辭上諭光曰光辭在十月十九日今并書于此今委卿長安邊鄙動靜  
皆以聞光曰臣守長安安知邊鄙上曰先帝時王陶在  
長安夏敵犯大順賴陶得其實光曰陶耳目心力過人

臣不敢知識外事上曰本路民間利病當以聞光曰謹奉詔光言青苗助役為陝西之患上曰助役惟行京東兩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詔環慶路近有陣亡義勇如本戶尚有餘丁當刺者悉免之其闕數取他戶有丁者刺填初陝西刺義勇戶每三丁簡一丁六丁簡二丁九丁簡三丁雖多至三丁止至是恤戰死者故特免焉詔應武舉右侍禁康大同等三人各遷一官餘進士二十二人隨試等補奉職借職茶酒班殿侍三班

借差差使仍並與三路緣邊差遣大同等試策藝中選

故也

司馬光日記熙寧三年十月初九日武舉除奉職九人借職七人差遣殿侍四人借職王褒遷右班

殿直康大同遷奉職減三年磨勘者一人絀者一人傳義下吏者二人時人言武舉不合格推恩優於賢良方正入第三等者試法官合格者五人皆選人一人除詳斷官四人候有闕與差日記與實錄所書有不同者附

注當考

詔陝西用兵之際全藉得人協力任使本路知

州通判知縣縣令委轉運使體量能否以聞

丙辰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趙高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尋

詔中書以韓絳辭日欲委高經營邊事令便抽赴闕恐

乏人任使且留告敕候宣撫使回乃發付

御集留高差  
敕在十月一

日今  
并書

賜陝西轉運司內藏庫絹百萬以其半分四路

封樁餘令貿易收糴緣邊軍儲 涇原路安撫司言本

路熟戶蕃部闕食乞降度僧牒百上批賜五百道付陝

西宣撫司易見錢糴穀賑接之 詔自今妃嬪公主以

下非有服親之壻並不得奏薦

會要以為三年九  
月事今附此當考

廢

洺州曲周縣

--	--	--	--	--	--	--	--